

■ 東協高峰會

第16屆東協峰會之初步觀察

廖舜右

第十六屆東協高峰會於2010年4月8日至9日在越南首都河內召開，主要討論於2015年前建成東協經濟共同體議題。本文則針對本次會議之五項重要發展進行初步研析，這五項分別是：會員實體連結之加強，(2)刺激經濟方案之收回，(3)金融監理機構的設立，(4)東協加八之初次提議和(5)東協發展的內外隱憂。最後並探討對APEC可能會帶來之影響。

會員實體連結之加強

東協領袖聲明表示，發展基礎建設有助於加強成員國間的連結，並鞏固東協身為「東亞地區運輸、資訊科技、觀光、能源與物流中心」的地位。領袖聲明同時表示：「我們敦促相關負責人加緊興建東協各國間的重要道路、鐵路、空運、內陸水道、海運、天然氣及電力的連結。」地主國越南特別把加強成員間的連結視為優先要務。東協領袖承諾：「我們重申發展區域基礎建設和加強相互連結的重要性，這將在達成全球經濟持續復甦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將透過加強貿易、投資、觀光和發展的方式推動復甦。」東協迄今尚未實踐把各國多條海底天然氣管線連結起來的計畫，主因是資金不足；連接新加坡和緬甸的鐵路也遭遇同樣的難題。越南總理阮晉勇在閉幕演說中表示，東協財長會議原則上已同意成立基礎建設基金，以解決資金短缺問題。

刺激經濟方案之收回

東協領袖表示，應準備啟動振興經濟方案退場機制，以因應逐漸復甦的經濟現況。東協領袖聲明表示：「我們深信有必要針對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研究退場機制，然後逐步取消這些政策配套措施。」他們深信逐步取消這些刺激措施，能保持復甦與發展。東協領袖在峰會中表示，由於市場環境改善，區域經濟日漸復甦，各國政府必須重新審視振興方案。東協表示，在復甦尚未完全穩定前，政府理應持續貨幣及財政援助。但是現在經濟已持續回穩，是政府該退場的時候。

金融監理機構的設立

規模1200億美元的多邊清邁協議今年3月生效後，參與會員國財政部長決定2011年在新加坡設立區域金融獨立監察機構。明年5月將在新加坡設立「東協加三總體經濟研究辦公室」(ASEAN Plus Three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AMRO)的區域金融獨立監察機構。

這個機構被視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雛形的獨立機構，將負責監察本區域的金融狀況，並顯示「東協加3」會員國堅定的承諾。李顯龍比喻這個機構為「亞洲消防局的檢查員」，因這個機構在面對潛在金融問題時，對「清邁協議」會員國發出預警，並在危機時即時啟動貨幣互換交易功能。李顯龍指出，清邁協議作用就如同用水滅火的消防局，這個亞洲消防局要發揮實際效用，就必須有檢查員確保消防局派出消防隊救火時，各國都在做正確的事，並設法改善問題。「有人監督你是否違反消防規則，而你則必須整頓好內部事務，從而避免即將可能發生的災難」。

李顯龍認為，在金融危機防禦機制相對較弱的亞洲，在新加坡設立的AMRO將可協助本區域強化機制，並有助於在不失去亞洲與IMF、世界銀行等「全球消防局」連結的情況下，加強區域合作。

東協加八之提議

東亞共同體和亞太共同體的構想提出後，東協擔心如果這些新的區域架構成立，會讓東協喪失目前在東協加六的主導權，有鑑於東協面臨的能見度保衛戰，東協已同意研究將美國與俄羅斯納入對話夥伴的可能性，亦即將「東協加六」擴大為「東協加八」，並可能於下一屆的東協高峰會加以決定。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出，李顯龍在第十六屆東協峰會閉門會議後指出，東協外長們正研究東協加八的提議，但尚未有時間表。李顯龍表示，閉門會議討論到正在演進中的區域架構，並注意「亞洲自身正以變動、快速與全面方式不斷發展與轉型」，意識到有必要考慮新的區域組織，包括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的東亞共同體提議，與澳洲總理陸克文的亞太共同體構想。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表示，如果東協願意擴大東

協加六機制，就應以美俄兩國一起加入為考量基礎，而不是僅接受其中之一。此外，東協必須考慮新區域架構的理由，是因為如果東北亞的中國、日本和韓國強化彼此間的密切合作，東協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國際影響力將會減少；因此，如果東協不積極參與新區域架構的演進，將會在雷達螢幕上完全消失。

目前，東協和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澳洲和紐西蘭等6個對話夥伴國，每年都會在東亞峰會上進行對話。本次峰會，東協領袖們同意考慮把「東協加六」的對話機制擴大，接納美國和俄羅斯參加定期舉行的非正式會議，「東協加八」有逐漸成形的可能。新加坡海峽時報報導，李顯龍在東協領袖峰會閉門會議後指出，東協外長們正研究由新加坡和印尼等國家有關東協加八的提議。不過，東協外長們對東協加八的研究，目前還沒有時間表。如果東協加八的建議被接受，未來將會看到這18個國家的領袖會在APEC於亞洲舉行時，在會場邊舉行非正式會議。

東協發展的內外隱憂

李顯龍向新加坡媒體透露，在東協領袖閉門會議中，各國領袖確認「亞洲自身正以變動、快速和全面的方式，在不斷地發展和轉型」，因此意識到有必要考慮區域組織的新構想，這些新構想包括日本有關東亞共同體的提議，和澳洲所提出亞太共同體的構想。東亞共同體和亞太共同體的構想提出後，引起東協擔心如果這些新的區域架構成立，會讓東協喪失目前在東協加六的主導權，因而多數東協會員國還在觀望。

李顯龍認為，東協必須考慮新區域架構的理由，是因為如果東北亞的中國、日本和韓國強化彼此間的密切合作，東協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國際影響力將會減少；因此，如果東協不積極參與新區域架構，將在雷達螢幕上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泰國總理艾比希取消出席峰會，導致東協擬定建立經共同體的計畫藍圖遭遇困難。由於抗爭持續，艾比希於4月7日宣布泰國進入緊急狀態。泰國是東協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印尼。艾比希這次缺席，使泰國政治情勢再度影響東協計畫。泰國去年的反政府抗爭，也曾迫使當局取消在泰國舉行的峰會。

新區域架構的挑戰

不論是鳩山的東亞共同體(EAC)、陸克文的亞太共同體(APC)、TPP、中日韓峰會機制，以及尚在醞釀當中的亞太區域機制建構(Asia Pacific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APRIA)，都已經嚴重衝擊到東協作為區域整合過程的主體性。EAC、APC、TPP，以及APRIA，都不是以東協為主體的整合機制，同時在實質上東協約1.5兆美金的GDP，也很難領導亞太區域或東亞區域的整合。而這些新區域架構至2008後所累積的動能與速度，都遠超過東協近期的表現。換句話說，東協加三機制成立以來，現階段實為可能的關鍵時期。而對這關鍵時期產生衝擊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美澳日基於權力均衡的考量，針對過去十年被中國壟斷的東協機制，在制度上以集體行動或個別作為加以反制。

東協加八議題的再度呈現

有關將美國與俄羅斯納入東協的機制中，在過去就曾經有斷斷續續的討論。但直到此次峰會，才有李顯龍正式提出這個議題，並由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加以呼應。這樣的呈現方式，表示東協加八，不是李顯龍的個人意見，而是東協領袖們的一致看法或立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東協已經表示在年底的峰會中很可能就針對此事做出結論，顯示東協已經感受到它逐漸在區域整合的過程中逐步喪失它的主導權。因此，藉由東協加八的議題，希望將主導權在移轉回東協的架構上。

對APEC和亞太區域整合之影響

東協加八對APEC的初步影響或許相當負面，如果東協加八正式成立並運作良好，原本APEC區域的主軸就會由亞太區轉換為東亞區。因為在這樣的設計下，太平洋東岸只剩美國一個國家參與東協加八機制。某種程度上，東協加八雖可能形成影響APEC的負面因素，但另一方面，或也凸顯了現階段TPP在APEC架構下所累積的動能，已足以影響區域整合的脈動。但中長期而言，美國影響力對於東協的滲透，未必對APEC是全然負面的衝擊。

在亞太區域整合中，雖然有眾多的倡議跟計畫，但現階段仍然處於三足鼎立(兩大一小)的局勢。兩大分別是東協與APEC，一小，則是較不受人注目的中日韓峰會機制。至於其他的整合計畫或倡議，如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區、東協加六自由貿易區、TPP、APC，以及EAC等，這些計畫或倡議，如非單純的區域整合計畫，不然就是依然缺乏實踐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是，在中國與東協不願意美國勢力進入東協系統的共同立場之下，歐巴馬總統

重申美國為太平洋國家後，美國的影響力依然即將進入東協系統。東協加八的成型，不僅會將美國正式帶入東協系統，也將會對區域整合帶來更多的變數。總

而言之，東協加八現階段的解讀是，中國與東協在某種程度上，消極被動的接受美國對東協系統的影響。(本文作者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成為全球價值鏈的創新者

余慕蕓 摘譯

經濟成長由貨品與服務貿易所帶動。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卻是平衡性經濟成長的關鍵所在，對於已開發和開發中經濟體而言代表是一項財富。

麻省理工學院Timothy Sturgeon博士於今年3月2日在日本所舉行的APEC「全球價值鏈研討會」中強調，「全球價值鏈指的是自概念提出到消費者的價值創造。企業界必須思考他們如何在一個生產過程的各個階段增加價值，以及如何將其加入全球生產鏈中。例如，構想一項產品並說服其他人其擁有的價值這種能力，常比產品本身更有價值。」

Timothy以科技創新為例：「蘋果有能力創造出人們想要的產品，使得他們可以從中賺取豐厚的利潤；另一方面，蘋果雇用來生產其產品的製造業者，其所獲得的報酬率卻非常低。」

全球各主要政府都承認，除了貿易便捷化外，企業環境也必須鼓勵創新。事實上，APEC領袖們為了達成包容性、平衡性和永續性的成長，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成長相當重要。而「全球價值鏈」正好可以協助提昇其場域：為了成為全球價值鏈中的創新者(innovator)，一家企業的規模未必要最大，或是一定要以工業化經濟為基礎。附加價值所強調的是「獨特性」，這是一種無法為他人輕易複製的觀念或是創造力，也因此，理論上對每個人而言都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不過，這並非意謂著每個人都將成為蘋果電腦的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但是為了達成經濟體之間的平衡性成長，每個經濟體應貢獻部份創新和部份製造能力，若就此角度觀察，每個經濟體實際上仍需要一位賈伯斯甚至於兩位。

全球價值鏈有助快速因應經濟危機

此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資深經濟學家Koen De Backer則在會中強調，有一個非常好的論點是：全球價值鏈的存在對近來發生的經濟危機能夠快速因應確實有所貢獻。

「危機期間，進出口跌幅並未如預期般大，目前我們看到復甦跡象。全球價值鏈的成功有賴於花費時間建構發展一個網絡，領導廠商並不想喪失其第一和第二級供應商的地位，因為他們協助其業者傳遞他所創造出來的價值。沒有「供應基礎」，整個系統就會分裂！也因此，全球價值鏈的規模可能縮小(scale back)，但結構依舊存在。一旦危機最壞的時刻過去，經濟即會快速復甦和快速成長。」

部份人士則認為，自概念提出到產品交貨，整個供應鏈中的許多點都可以增加其附加價值，而在鏈的每個階段都涉及更多的市場玩家，這意謂著利益會更普遍地分享在各個玩家之間，即使分享的程度並不一致。

利益分享也意謂著自然而然會增進國際關係。只是政府要如何確保在其經濟體內產生足夠的智慧火花？De Backer微笑道，「那並沒有一定的公式。」因為「沒有萬靈丹，要與眾不同不是只有一個要素，而是由許多不同要素所組合而成，適用於一個經濟體的共同要素未必也適用於另一個經濟體。」

創新與全球價值鏈

但是，仍然可以確認一些特定且再重新創造的想法：

- (1) 認知創新與製造乃是個別的概念；他們可以由不同玩家在不同地區成功地獲得實踐。
- (2) 保護智慧財產權。
- (3) 開發運輸、資訊和通訊基礎建設。
- (4) 創造一個有利於企業和創新的環境；減少國際貿易障礙，並確保業者可以取得技術性的勞工。

最後，對開發中經濟體而言最重要事情是進入全球價值鏈，然後隨著那條鏈而不斷移動：「價值鏈是動態的，他們經年累月每日變動。」(本文譯者摘譯自“Become a Link in Global Value Chain”，資料來源：<http://www.apec.org>)